醫生

沙汀著

海燕書店刊行

海燕書店
·1951·

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—4000 册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海燕書店
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一一室
(153)〔D 26〕6,000元
光藝印刷廠承印

目次

選災……一
生日……一六
意外……三一
鍾款……四五
醫生……六〇
酒後……七二
退佃……八五
砲手……九八
減租……一一三

選災

謝天謝地！篾匠二爸終於翻過那道垣牆，逃出來了。

當保長挨戶召集大家上街參加大選的時候，好多人都喊頭痛，原本只有他有興致。說：『吃了這麼貴的口糧，不去開開眼界，太冤枉了！』但他沒有料到竟會一天兩天的拖下去！……

篾匠二爸身材不高，可很寬大。缺齒的闊嘴上稀稀疏疏蓋着一片鬍子。現在，靠着牆息口氣，他開始爬坡了。他知道半坡上有條路，可以轉往大道上去。因爲已經無須怕人發覺，他緩緩走去，不再顯得怎麼張惶。而且還不時咯咯暗笑。彷彿他在打趣自己，『這回眼界眞開得好！』或者深自慶幸，『這下該我回去種菜子了！』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

他已經爬上那小路了。打從那裏瞅下去，便可一眼望見躺在足上的鄉公所。他喘息着，一面靜靜觀望那些聚集在禮堂空地上的選民，過道裏不時有人匆忙的穿出穿進。

正待要笑出來，篾匠忽又變得很嚴肅了。因爲一個人頭十分突兀的順着牆聳上來。

但他很快斷定那也是選民，於是他發笑說：『我怕只有我一個人熬不住啊！……』

那人似乎比他健壯，很快就已爬上牆頭，蹤身跳在蔓草掩沒的荒坡上。但也顯然比他膽小，因爲並不停下來息口氣，接着就又奮力爬坡。而且不時回轉頭去，正像後面有人追趕。

這重又叫篾匠感覺不安起來。本想再息一會，等那人近身了，問問他走後有什麼新聞的；於是搔着短而打皺的頭頂，眨眨眼睛，他反身拔步就走。因爲他並非笨貨，三年前還經常出門去做手藝，是頗有識見的。若果眞的有人追起來了，他很可能受到連累。

帶點蹣跚急急走去，篾匠二爸，很快便出現在大路上了。一直到了一座碉堡面前，他才放緩足步，打算歇下來抽袋煙。那裏有家麻糖攤子，篾棚下石塊上坐着三個人在聊閑天。

那攤販跛子是個熟人，兩個鄉下佬也並非生面孔，篾匠二爸筆直走過去了。

算作招呼，篾匠歪了頭笑笑說：『你們才瀟灑喃！』

接着搬了一塊石頭坐下，取出煙盒煙桿，動手裝煙。篾棚下的聊天始終都津津有味，但他沒有插嘴，只是眉宇間浮着一點笑意。等到把煙裝好裝好，他可再也忍不住了。

突如其來的揚聲一笑，篾匠拖長着聲音說，『可惜還在鬧意見呵！』

跛子不以爲然的堅持說：『不！參議員搓好的，兩邊一家佔一半票！』

『你自己去看看就清楚了！』情不自禁，篾匠撐身站起來又比又說，『那些師爺剛好跑出來招呼大家，「站好站好！要投票了！」老跑就那麼跳出跳進大鬧。這一個安頓倒，么大爺又不依了！說：「要亂來我們大家亂來！」就這樣七拱八翹的：你自

己帶着眼睛跑去看吧！』

抓抓腮巴，跛子陷在懷疑裏面。篾匠高深莫測的悄聲笑了。

篾匠沉吟着添上說：『依我看麼，謹防還要把皮褂子扯爛哩！』

跛子忽然咂咂嘴反問，『你自己才去投票來哇？』

『投啥票呵！你我都是螞蝗，生來只有聽水響的。』

顯得驚奇的定着眼睛，跛子又問，『怎麼只有你一個人摸出來呢？』

篾匠打量的瞟他一眼，又淡淡一笑，接着隨手取過一個大鬍子嘴上的煙桿。他並非怕他們知道他是逃出來的，只是皮咪喜歡弄鬼，不肯直白的說。他終於把煙桿吸燃了。

篾匠重重抽了幾口，噴出一股濃煙。接着又斯斯文文吐口唾沫。

『你聽我講！』抹抹口涎，他含笑的嘆息說：『一個是老跑的對手親家，一個是么大爺的親血老表，你我都在瞎操心呵！還是自己的莊稼要緊。菜母子要再不種下去，只能潦起吃了！……』

很多時候，篾匠總有嘴無心的。話說過了他才澈底了解它們是甚麼意思。現在，還沒住嘴，他的情緒忽然變了。覺得他的冒險逃跑，原是爲了趕回去種菜子的，並非爲了聊天。而且憑着他特有的經驗，他還很快聯想起他的欠租，因爲它就靠小春來歸還！……

於是他一頓，嘆口氣啣上煙桿就走。但才走了幾步，忽又與冲冲回轉身停下來。

『啥樣子嗎？』他反問着，雖然竹棚下已經在自顧閑談，並沒有請教他，『滿街滿巷都是像片，跑去看嘛！聽他們說，那個牛角胡子就是老跑的親家，寡瘦——跑到半市上就可以看到啦！』

他重又記起他是回去種菜子的，於是忙着做個結束，認認眞眞走了。

從此，他沒有再碰見任何躭擱，或者引誘，就那麼翹着煙桿默默走去。等到進了黃泥溝了，雖然有好幾次，路邊田地裏的同溝熟人都向他問，『我們那一個呢？』他也僅僅愛理不理搪塞一句，『沒有覺得！』因爲儘管本質上依舊那麼豁達，但他也會忽然沉悶起來。

篾匠二爸自來有三畝旱地，又會篾工，一向生活比較鬆動。可是五年以前，因爲要把小篾匠從收兵連贖回來，幾畝地就光了。接着又死了老婆。而他有時會不快活，就是這麼來的。加之兒子經常在外工作，媳婦又陰沉又固執，又拖着三個從一歲到六歲的孩子，對他很少幫助。孩子全是女的，這點也叫老頭子不舒泰。

篾匠家離街有七里路，幾間屋頂已經發黑的茅屋孤零零站在一座山坡足下。當他到家的時候，媳婦剛把午飯吃了，正在灶門口奶孩子。他不聲不響走進灶房，一邊從身後取下一支口袋，摸出兩個玉米麵饃。昨天他餓够了，所以早上特別帶了一點口糧。

他把饃遞給媳婦，叫她焙在灰裏，接着在這小方桌前坐下。

他長長透了一口氣，隨卽一字字曼聲說，『你們也把柴母子地動一下哩，又不逢戊！……』

他開始向媳婦數說了：懶！坐在那裏連釘耙都抓不起！

媳婦賭氣的辯解說，『早知你今天這麼快會選完了！……』

『好好！』篾匠厭煩的連連揮手，『你橫豎有理！』

媳婦哼聲先住了嘴，篾匠也不再張聲了。但不一會，他又說開頭了。似乎此時此刻的情緒不容他保持沉默。不過已不再是指責，而是訴苦。他從大春的歉收談到欠租，以及地主廔瘟狗的刻薄和他自己的諾言。而若果小春無望，他們的日子就會更可怕了。

他原在教訓媳婦，鼓勵媳婦，但結果他自己竟比聽的人還感動。

『好吧！』他結束說，毛燥不安的站起來了，『把籮掏出來吧！我不要緊！』深恐媳婦囉嗦，他又處着臉叮嚀，『有點熱就行了。啥年辰呵！只要把肚皮塞得飽就算萬幸！難道還擇嘴麼？……』

媳婦遞來烤熱的籮。又送來一碗茶，篾匠拍拍灰吃起來。

他忙匆匆的吃着，一面又向媳婦和孫女吩咐話。他叫那個四歲的孩子在家裏守門和照管嬰兒，免得礙足礙手，大的則隨同去打雜。而在最後一塊玉米麵籮還未嚥下喉嚨的時候，他就已經到了榮母地裏。正在村道旁邊，離家有半里路。再不分種確乎是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

不行了。

幸而大選的前兩天，因爲趁着天氣放晴，留下來的一畝多空地是已經翻耙過的。只需打好窩兒，就可以栽種了。他沒有任何想念，但努力拔着菜母，決心一下午把一切準備好。

等到太陽落坡，一個農婦順田塍走來了。胖，兩足黃泥，頭上蓋着方藍色破布。打過招呼，胖婦人聲色俱厲緊接着問，『我們那個挨刀的呢？』

篾匠揚起臉來，原想這麼回答，『我是你的看牛娃啦！』但他忽又把話頭嚥住了。

篾匠伸直腰嘆口氣，於是變得討好的笑笑說，『明天換天工好嗎？』

『呵喲！』胖婦人驚叫了，瞪着雙圓圓的大眼睛，『你怎麼還找我換工呵？都講半天就選完了，等你把菜母子扯起來，早上他又把人跟你擋上街了！幾個短命鬼又只曉得張起嘴吃，……』

也許察覺出老頭子的擡舉和難爲情，她一頓就住了嘴了。

停停，她又嘆口氣輕聲說，『呵喲，我都正在這裏和尙的頭沒抓拏哩。』浮出苦笑，篾匠二爸在喉嚨裏嘰咕說，『眞是勞民傷財！』

胖婦人忽又固執着問，『你一直沒有看見我們那一個麼？』

篾匠怨訴的曼聲說，『我走的時候還沒有開頭選呵！』

於是搖搖頭吹口氣，篾匠彎下身子工作去了。也就是說扯菜母子。但和前一刻鐘相反，他總有點心不在焉，不能把注意集中在眼睛上和手上。因爲由於那胖婦人的眼前實例，好些擔心開始蛀蝕他了。大選今天是否可能結束？萬一明天還要擋他去呢？……

胖婦人還一直在吵鬧，因爲當一聽明白篾匠是提前回來的，她對丈夫更生氣了。她恨恨的繼續罵：『我曉得他，狗打架他都要看過飽才肯走！……』

一下子撐起身子，篾匠厲聲大叫：『明天他牛牽繩都把我牽不去！……』

於是他又開始工作，甚麼顧慮他都拋鄉腦後。更沒心腸替那個無辜挨罵的丈夫解釋一句。等到胖婦人吵鬧着走遠了，估量扯下的菜母子已經够種七八分地，他就叫媳

婦停下來收工回家。因爲要把菜母砌好，裝在窩兜裏挑回去，他自己遲一步才動身。其時黃昏已經來臨，而在遠處的林莽間，暮煙擴張得更快了。

篾匠分別把窩兜提在村道上面，穿上扁挑，擺開腿蹲下身子去擔。但他忽又邁過肩頭，空着身子撐起來了。他偶然發現前面有一路人正在走來，決心等下去看個究竟。

人數似乎很多，而且沿途都在嚷叫，篾匠的好奇心更旺了。

帶頭一個是夏壳子，他趕緊迎上去問，『結果怎麼的哇？』

『怎麼的哇，』夏壳子重複着，『不是敷得快都打嚮了！』他一頓，丟開篾匠，隨卽飛快回轉身去，『我有個好主意！』他緊接着大叫，和身後一個什麼人搭上腔，『我們大家湊一點錢，買一對牛油臘，明天跪下來請保長代個表好了！隨便他還啥黑壳壳蠻我們都沒話講！』

『肯答應倒對喃！』有人從遠處回答，『可惜他偏要把你綳去走遊台才過癮呵！……』

不期然而然，人們一時間集中了。雖然有的隔開幾塊田，有的已經轉上岔道，有的依舊是在走路。他們此唱彼答的嚷叫着，把對大選的觀感全都搬出來了。而且赤裸裸的。

篾匠直到大家走散了才悶悶不樂的走回去。他聽了很多，又像什麼話都沒有聽見；但是他們已經結結實實替他塑造了一個觀念：明天還得上街投票！這也是說，他的逃跑反而把事情弄糟了！因爲媳婦至多只能種兩分地，而他扯下的菜母可够種七八分！……

當他挑回窠兜的時候，媳婦已經把麵團攪好了。她替他盛了一碗，擱在小方桌上，但他並不想吃。最後，他用筷子在碗裏攪動着，勉強挑起一點向嘴裏餵；但他隨又放回原處去了。

筷子挂在碗裏，他扭轉身笑笑說：『你明天上街去投票好麼？』

媳婦例外爽利的從灶門口回答：『那我倒不幹呵！』

『不幹?!』篾匠驚叫着，整個身子一下車過去了，『七八分地的，你一個人種得完麼？鼓一個勁，至少我可以種它大半！再說，女人家也有去的，不止你一個呵！就只路遠一點，又有小的，……』

媳婦乾乾脆脆的插嘴說：『對囉！』

『啥對囉哇？路遠也不過六七里，娃娃可以揹上。再不然你留下來我領哩！……好麼，哼？……』

他催逼着，希望她肯承認，但她再也不張聲了。他灰心起來，因爲一向知道她皮味古怪。但他忽又靈機一動，以爲媳婦固執，無非把大選看深沉了。於是他又耐心向她解釋。

他末了又說：『總之，只有那點卵竅，保長叫你選那個你選那個好了！……』

他又連連追問，後來甚至只希望她應一聲；但連這個似乎也不容易辦到。

篾匠忍不住發火了，他跳起來大聲說，『好吧！等廖瘟狗逼起來大家去上吊吧！……』

跌跌絆絆，他摸進自己房裏睡覺去了。他從沒有這末樣生過氣，也沒有這麼樣絕望過，而他天性上的豁達已經離開他了。他不停的翻騰着，每醒一次又一定深深嘆一口氣。約莫半夜，他甚至一骨碌坐起來了，大叫，『他槍斃我好啦！』於是倒下去又睡了。

篾匠這最後一覺算睡得很酣暢。但當他醒來時，天已經大亮了。他顯得吃驚的跳起來，不等穿好衣服，就慌慌張張向灶屋跑。正像發覺房子塌下來了，遲走一步會被燒死。

媳婦已經生燃火了，篾匠找出晚上賸的攪糰，倒在鍋裏，滲了點水，又蓋上篾鍋蓋。

於是他帶點詭祕的吐出第一句話，『火生旺點！』接着又彎身到灶門口瞧一瞧。敞開抄上的衣服，他開始扣鈕扣了。而只等熱好攪糰吃了，他就趁保長沒有來溜之乎！但他依舊不很放心。扣着鈕扣，他不時走進門口，伸出頭望一眼。耳朵更未有一秒鐘的疏忽。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